



11

4保
5984
8-7



門保4
號5984
卷8-7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筋易粟一斛至建武二
年野穀旅生麻未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
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
年紀互相增減迺詔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
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

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
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
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於長壽街
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
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首
服十六年河南尹張汲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
不實下獄死

劉隆傳及
光武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墾池田數千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二品名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踏無所容詐彭迺上言宜令

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

州郡

傳

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
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
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

給

傳

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

東漢書卷三十一
禁網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
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
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弁去未作以一
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
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
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
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
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
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
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民漢承其

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世無常主民無
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
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
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
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
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
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
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
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

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
哀帝時迺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
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
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
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
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
數占田爲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
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
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死或今青徐兗
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
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
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
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
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
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

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冲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並郡國志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何吉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

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

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

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

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令布帛為租則吏多姦誠非

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

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陸

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指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算賦

漢法常以八月算人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八百二十

為一算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算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紀下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

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若以為

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

安帝元初六年會歲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有一月二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任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明帝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六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

相給足

百官志

明帝即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桓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

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

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以錢穀

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

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幣藏太倉令一

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

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

十稅一如舊制

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

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

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

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

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
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
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以
林等言爲然朱暉傳
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一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
自是裁數千萬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垣歲
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
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
億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八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
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
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
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詣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勿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人以為所獻為之導引也呂強上

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書奏不省

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蝮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

法哉宜留神省察改倣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
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
迺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
市倫平衡銓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
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竊見比年以來良苗
盡於蝗螟之口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
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
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暇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庶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

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竟不

鑄錢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

果流布四海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虜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理文章不使人用董卓傳

鹽鐵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

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

鼓鑄百官志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爲然朱暉傳

和帝卽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遠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卽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宏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

雨多傷稼禁沽酒紀下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

饑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

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
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迺

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

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

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

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

奏乞罷之明帝從之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舊齊

服官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

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書陳

狀和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
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

食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

修政大臣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

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袁紀作漢陽都尉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上兵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縝仲男秀隆準曰角宛人李守
好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
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
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
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
議歸舂陵舉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

與共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續患之會
下江兵至續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卽引兵
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諸郡齊心銳氣益壯
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春陵戴侯曾孫玄字聖
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
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
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聖公
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
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徇昆陽
定鄧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
陽秀發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斬首數千級
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
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
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
劉續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
從宣平城門入己酉城中少年趨謹並和呼曰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
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
羣臣扶莽之漸臺備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

東漢書卷三十三
解鬱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
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
鄲十者王郎自立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
響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
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
破之王霸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耿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
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
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侯擅命虜掠自
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
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
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招始貳於更始是時諸
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
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
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
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志耳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
思語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會儒士

東漢書卷三十三
三十一
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
王卽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爲淮南
王

臣天麟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
久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
孝文寬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而莽乃竊窺漢
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旣共起而亡之矣當是之
時如王郎彭寵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輒數
郡響應者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存劉
氏爲辭故不擇賢否不別真僞俱樂爲之歸附也
更始盆子難以宗室爲衆所立然皆昏庸無知失
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
王自有真宜其身濟大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
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
徐間恐其衆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
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
部崇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關兩道

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
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
俱會弘農更始兵敗赤眉衆遂大集西向帝城以名
爲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
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
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
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
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
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
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
封爲男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
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命降者日千數三輔苦
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
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
於霸陵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
室市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
奉守焉赤眉引兵欲西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
發掘諸陵鄧禹遣兵擊之反爲所破赤眉復入長安

東漢書卷三十三
五
禹兵敗走帝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
多降又詔召鄧禹還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
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
復妄進兵三輔大饑赤眉旁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
衆尙二十餘萬三年正月鄧禹率鄧宏等共攻赤眉
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
眉同伏於道側賊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
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
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
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
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
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尙十萬餘人帝令縣廚
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強服也徐宣等曰臣等
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
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二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
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

漢爲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
耿况約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
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
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及帝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
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
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鐵官
寵轉以質穀積珍寶益富強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
才欲厲風跡收士心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
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將
二萬人攻朱浮於薊帝遣鄧隆助朱浮誘彭寵寵遣
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
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彭寵妻數爲惡夢卜筮
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
人因寵臥寐共縛著床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密
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
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

城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
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
憲爲海西王張步爲濟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陽百日劉
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鄩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
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四年
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
救建馬武爲茂建所敗龐萌反與董憲連和上詔耿
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伾還
蘭陵帝時幸蒙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走赴龐萌等勒
兵挑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
霸等皆至帝迺率衆進攻桃城四面攻憲三日大破
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厯下又令屯祝阿鍾城弇渡河先擊祝阿拔
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
之間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
萬乃攻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
等鋒交迺自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
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

東漢書卷三十三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勅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邱侯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囂至長安後復逃歸天水招集其衆興修舊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建武元年公孫述卽帝位於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尊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恢廣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間出囂與馮異合勢兵
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
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
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
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說融與隴蜀合
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
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均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
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爲涼州牧時
關中諸將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
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
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
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鐃羌侯六
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
乃謂諸將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公
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於惑眾帝乃詔隗囂
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須其惡孰
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

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乘其不意卒擊
巡軍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
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
立囂爲朔寧王遣兵爲之援勢八年來歙將二千餘
人襲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衆數萬人圍畧
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
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
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爲黔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
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
子純爲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
爲之副八月歙卒馮異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
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
隆代蜀募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等克下辨蜀人大懼使刺
客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
月次長安彭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臧宮擊
延岑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伐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刺述洞胸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上詔竇融入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終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中

宿衛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早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

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

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

賁故名焉左右僕射左右陞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

賁郎習射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

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

侍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

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

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陞嚴

下室中改號嚴郎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

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並百官志

衛士

都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掌劔戟士徼循宮並百官志

饗遺故衛士儀見禮類

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

百官志注

金吾緹騎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志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長水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

一人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

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

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

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注

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百官志

黎陽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

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

實憲傳注漢官儀云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

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

本紀注曰扶風都尉

居雍縣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

尉京兆虎牙都尉

百官志按和帝時竇憲已發雍營騎士而紀云初置志云復置豈中

間罷之即當考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為上軍校尉

袁紹為中軍校尉

傳云佐軍

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芳為助軍右校尉夏

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

皆統于碩

本紀并傳

郡國兵

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擊中山所過發奔命兵

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

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擊諸賊北發十郡兵

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潁州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監諸將營

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百官志

七年二月丁酉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紀

光武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均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從

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王家名官騎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

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

各官騎百人稱媿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

空發中必決背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

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

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彤吳棠將河東北

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

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竇固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本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射征叛胡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擊賊積與迹同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發庫兵擊之

楊出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

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

梁謹傳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

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

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

紀下同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遠

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建光元年初置漢陽屯兵

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

步兵列屯塞下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甬道塢三百所置屯

兵順帝遣熒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班勇擊焉耆王

注謂金城熒煌張掖酒泉

桓帝延熹二年趙彥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

五陽郡兵討之

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也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

盧植傳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晉詔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
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
弩衣糧紀下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
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
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
算

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
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
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
逆以上不用此書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張掖屬
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
邊戍妻子自隨占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
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
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
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

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
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合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徒
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桓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並紀

徙民實邊

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常

關居庸關以東本紀及吳漢傳劉歆云常字下合有山字

明帝即位詔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
切遣還邊恣其所樂紀

賈琮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
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
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
死傳

命將

建武四年拜馬成揚武將軍發兵繫李憲帝幸壽春

設壇場祖禮遣之馬成傳注共工氏之子好遠遊故祀以為祖也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傳

橋元為度遼將軍假黃鉞本傳

持節為將皇甫規傳

兵法

乏軍興肅宗紀注云軍興而致缺乏當死刑也

逗留鄧禹子鴻出塞追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畏懦祭彤伐匈奴坐逗留畏懦下獄免

沮敗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見鮮卑傳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百官志下同

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

庫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杜詩傳

安帝遣竇固擊西域詔耿秉等皆去符傳以屬固

傳

馬政

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百官志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

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長儒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

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

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日欲薄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腹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敬曰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

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庚申詔越舊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

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

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駉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

幸權馬一匹二百萬

幸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

軍並本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下

屯田

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傳

馬援以三輔地墾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

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傳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傳

夏李通破公孫述於西域還屯田順陽十二月詔曰

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紀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傳

建武中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百官志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匈奴傳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

紀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二年班超定西域復置

戊己校尉

西域傳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

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轉之役上迺拜鳳為金

城西部都尉將徒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

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部

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

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迺罷

西羌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

上上沃野十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

利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

羣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

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

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

西羌傳

永建六年三月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

之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

紀云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

城郭塙壁而已

鄧禹傳

陽嘉元年復置立菟郡屯田六郡

紀

獻帝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開爲陂屯田

通鑑

傳燹爲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臣天麟按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元年云中平以來

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歲

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

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

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及

韓浩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

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

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

之饒起于祇而成于峻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

漢人不知為之顧使操藉此以為征伐之資可不鑒哉

亭候 塢壁 烽燧

建武十年築亭候修烽燧

光紀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

桔臯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書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二十二年罷邊郡亭候吏卒 紀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

百官志漢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

半里

永初五年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

十六傳 西羌傳

元初三年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 同上

永和五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 同上

樊準為河內太守修理塢壁 傳

种暲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去烽燧塞候望 傳

障塞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百官志

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勅障塞繕設屯

備 紀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備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

于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何奴傳

盜賊

建武三年潁川盜賊羣起郝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馮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鉄鑽將其衆請罪帝赦之使魴傳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

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馮魴傳

五年郭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卽盜賊銷散九年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陽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死郭伋傳

八年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兵守亦叛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

寇恂傳

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

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紀

安帝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紀

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上同
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
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
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謹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慮也臣
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
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
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
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
禦不肅者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覺發不
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僮仆或有跼踖比伍轉
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
章著不可掩者迺首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
誅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
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
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
官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
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東漢書卷三十四
七
條處爲詔之切勅刺史嚴加糾罰

陳忠傳

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迺以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

州中清平

李固傳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吏兵獨留所

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迺出拜謁綱廷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迺嬰等更生之辰也迺辭還營明日將

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張綱傳

桓帝永壽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東郭寶等反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司徒尹詒薦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悉平

段熲傳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德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尙書朱穆舉度尙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尙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楊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

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卿但不併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尙出兵三年郡寇悉定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召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尙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度尙傳延熹中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召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宮廣設方略寇賊悉平皇甫規傳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遷太山都尉寇賊望風

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

度尚傳

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張弓弩尅共會戰廼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本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自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說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

使鈎盾合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
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
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
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
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
下精兵博選將師以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持節於右
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
餘人嵩雋各統一車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
戰戰敗雋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
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
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叫城
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
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敗

東漢書卷之三十四
三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
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
降散三郡悉平及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蒼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
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迺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
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迺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迺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
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
萬許人焚燒輜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孺擊獲甚衆
角先以病死迺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

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其首獲十萬

餘人築京觀於城南

皇甫嵩傳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於氏
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
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
畦固苦咽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
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
於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
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
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

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
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
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
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
出朱雋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

袁紹所定

朱雋傳

刻石紀功

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拜竇憲爲車騎將軍北伐匈奴
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
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

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
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
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摺陽塞皆
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
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
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
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
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
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諸降者前後二千餘萬人憲秉
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

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迺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輝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立靈下以安國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迺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憲傳

類祭告功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
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

番禺黎永椿校

東漢會要卷三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上

法令

甲令皇后紀序

令丙章紀注云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循吏序

建武中桓譚上疏曰令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東漢書卷之三十三
十一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
所與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
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桓譚傳

建武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
奴婢不得減罪紀

十二年梁統在朝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
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
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
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
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
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
遭世康平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
章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
之律以破朋黨以徵隱匿宣帝因循先典天下稱理
至哀平繼體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
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
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事下三公廷
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

東漢書卷之三十五
二
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臣之所奏非
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
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
萬數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
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

報梁統
幸傳

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
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
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
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圓
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入懷寬德
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
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
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
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令翻移帝從之杜林
傳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
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紀
肅宗初陳寵爲尙書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
迺上疏言宜降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

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

傳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令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二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年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倣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陳寵
陳忠
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
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
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
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
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
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
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
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
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
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

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
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
令平議和帝從之張敏傳

元初四年帝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

校漢法令蔡倫傳

蔡邕請除三互法見公府選舉

橋玄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

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傳

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迺奏之曰逆臣董
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臣不自揆輒撰具

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
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
見漢書二十五漢紀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
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
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獻帝善之本傳

刑制

腰斬

班始坐殺公主腰斬

歐刀

虞調傳注云刑人之刀也

殊死

或云棄死

蠶室

光紀注云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室畜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鬼薪白粲

三歲刑也

亡命

光紀注云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

右趾

明紀注云右趾謂用其右足次別左足次劓次黥

髡鉗城旦舂

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多舂以食

徒者

完城旦舂

四歲刑也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輸作司寇

前書謂之罰作一歲刑也

輸作左校

章彪傳注云左校曹名屬將作

輸作右校屬將

輸作若盧龐參為左校令
犯法輸作若盧

耐光紀注云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已
上為耐音乃代反前書又音而

笞元和元年詔曰律
云掠者唯得榜笞

箠章紀令丙箠
長短有數

施刑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
有赦令去其鉗鈇楮衣

隸臣妾

女徒顧山光紀注云女子犯徒遣歸家
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女子宮光紀注云
謂幽閉也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上疏言宜蕩滌

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

鈇鑽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本傳

陳忠上言除蠶室刑見上律令

建安中論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古者淳龐善否

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

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

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

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
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
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
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
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
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贓罪

顯宗卽位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召還代法以資

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鍾離意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費及其子是

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

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北太尉劉愷獨以

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贓吏禁

錮子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贓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本傳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

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

袁安傳

選舉不實

明帝即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

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本紀注云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實融傳

胡廣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本傳又左雄傳云廣等十餘人皆坐

免 謬舉

第五倫上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俱以刻薄之

資臨人宰邑吏民愁怨非徒應坐豫協亦宜兼譴舉

者本傳

郵刑贖罪

建武二年三月下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

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下同

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

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

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從驗女徒

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

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

以文除之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女子宮

謂幽閉也

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

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袁紀注云不孝不道者不

作此書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

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

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赦隴西囚徒減罪一

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

罪入縑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四完城旦舂

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

懈以稱朕意

四年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

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制曰今何以和穆陰

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四右趾至髡城旦舂十四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贖贖死罪縑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四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罪未發覺詔書到日告者半入贖四月己未詔理冤獄錄輕繫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

情號居前伐十二

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本論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千重陳寵上疏曰陛下卽位數召羣僚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尙深刻斷獄者急于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千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于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

有嘉瑞寵傳

建初五年二月甲申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
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
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
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
議糾舉之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
自隨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
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
贖死罪八緡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
且至司寇三疋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

八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
令丙筆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 鑽
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
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八月癸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
縣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
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
作亡命者贖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紀

元和三年郭躬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禮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千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

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傳

章和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罪繚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

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七月京師旱詔曰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成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十一年二月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癡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安帝永初元年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六年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寃獄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七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
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
歲

沖帝卽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
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
勿笞惟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九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
繫休囚徒

六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光和三年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中和四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並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五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

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百官志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紀

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見寶武傳

斷獄案罪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

東漢書卷三十一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禮儀志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陽以育時物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日報囚

紀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日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鳩鷄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畱罪明大刑畢

東漢書卷三十一
一
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隆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貫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

改陳寵傳

和帝永元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短至案薄刑紀十六年詔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紀初和帝未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

東漢書卷三十一
三
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
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
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
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如用事經曰后以施令
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
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
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冬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
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恭傳

初肅宗時斷獄者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
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
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
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
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
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
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
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塞閉而成冬故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

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
 奉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
 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安寧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八十一
 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極殺雖有疑罪不復識
 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
 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或如故事後卒施
 行

律學

治書侍御史一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

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百官志

郭躬父宏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

守寇恂以宏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
 宏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
 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元和三年
 拜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
 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重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於令子暉亦明法律政有名迹郭氏自宏
 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五
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平者甚眾

郭躬傳

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子訢孫

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郭躬傳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召為掌

寇大夫咸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

藏之寵明習家業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

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

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陳寵傳

陳忠為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

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

陳忠傳

鍾皓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人

本傳

王煥習尚書讀律令

循吏傳

赦宥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 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雍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加元服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元初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

元改

遼康元年大赦天下

元改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六年六月大赦天

下

威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元改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

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東漢書卷三十六
八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雜錄

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謹無赦而已本傳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
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
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
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
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
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
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
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
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幸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

身漢書卷三十一
九
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
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
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
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
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
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
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故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
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

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
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
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
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
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

也

本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番禺王國瑞校

